

# 霸權穩定論與冷戰後中(共)美 權力關係

邱坤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 摘 要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權力分配」、「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各個面向，都居於領先與主導的地位，除此之外，美國將更著重先進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的領先，並且發揮美國制度與價值觀的吸引力，達到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穩定。中共國力的崛起，雖然是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最主要現象之一，但是中共的反霸具有強烈的道義宣揚色彩，在上述三個面向中缺乏真正的實力與美國抗衡。在美國處於絕對優勢的情況未有根本改變之前，中共的對外戰略，應當擴大與美國的聯合面，減少鬥爭面，而在區域的均勢局面下，爭取更多的影響國際規範的空間。

**關鍵詞：**霸權穩定、中(共)美權力評估、霸權護持、反霸

## 壹、前 言

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解體，兩極的國際政治格局隨之消失，美國儼然成爲世界的獨霸，在此同時，國際上也興起了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的討論，中共本身除了特別強調跨世紀國際政治最重要的現象是中國的崛起外，對於世界格局的評估，也從過去世界朝向多極化的方向過渡與發展，到現在強調世界多極化應當得到發展，同時在國際上積極推動此種趨勢的進展。<sup>1</sup>在實際政策上，繼續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sup>1</sup> 有關中共對冷戰後世界格局評估的內容與轉變，請參考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三十卷，第三期（民 88 年夏季），頁 27-3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國際政治安全方面，強調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國際交往的基礎，推動與世界各主要國家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對於美國在科索沃事件中的作為大張撻伐，認為是違反國際規範的霸權行為。而美國柯林頓政府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強調對世界事務的領導責任，對中共則堅持「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試圖將中共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使中共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體系負責任的一員。在柯林頓政府的強力推動下，美國參議院已通過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使中共得以儘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美國是否能維持其霸權地位，繼續「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 中共是否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霸權，甚至改變國際政治的規範? 霸權穩定論在分析這些問題上，具有密切的關連，本文嘗試將此理論與實際結合，作為更多與深入研究的參考。

## 貳、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於一九七〇年代首先提出，<sup>2</sup>其正式名稱則是出自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sup>3</sup>金德柏格將經濟學上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概念與霸權國必然形成的關係聯繫起來。此理論認為經濟生活中存在一種公共財，一般人在消費此種產品時，不會減少其他潛在消費者獲得此種產品的數量，例如公路、人行道或路燈等。但是由於免費消費者眾，公共財往往不足，除非某個單位願意提供更多的此類產品或是有機構迫使消費者付費。在國際經濟領域也有類似的公共財，例如自由開放貿易制度與穩定的國際貨幣等，為了保障公共財的持續供應與運作，必須擁有一種穩定者，這就是霸權理論中的霸權國，它的作用在制定有效的國際經濟建制(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防止全球性的經濟混亂，保證國際經濟的持續和穩

<sup>2</sup> 參見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June 1981), pp. 242-259.

<sup>3</sup>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L. George, eds.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p. 132.

定發展，霸權有責任提供領導，而不是基於支配的慾望，這種霸權與依賴理論所批判的剝奪性霸權大不相同。基歐漢在一篇檢證霸權存在與體系穩定關係的文章中，給予霸權穩定的定義最簡明與扼要的定義，他認為所謂霸權穩定是假設國際體系內主要國家權力資源的改變，將導致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改變。進一步而言，霸權穩定論者主張單一國家主宰的霸權結構，最有利於強而有力的國際建制的發展，其設定的規則簡要並廣被遵守。根據此種理論，霸權的衰退則帶來相應的國際建制的式微，<sup>4</sup>此種定義的重點在於霸權對於建構國際建制與維持國際穩定的作用。

#### 一、霸權與系統穩定

霸權穩定論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被運用在國際政治安全領域，並且企圖補充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缺乏解釋國際政治合作現象的不足，此理論在新現實主義的基礎下，強調國際政治結構與大國權力分配是國際政治的分析主要依據，但是霸權穩定論比新現實主義更為寬廣。<sup>5</sup>在國際政治結構方面，國際無政府狀態並不單純意謂缺乏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體制，而是更強調將管理國內經濟的方式，運用到國際體系之上，它所了解的國際秩序是更具有階層的關係，從此尋求霸權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在手段上更具新自由主義的色彩。國際政治的穩定來自於世界大國的存在，霸權國國力衰退後，國際政治就出現相對不安定狀況，為了爭奪下一個世界大國的地位，會出現挑戰國，從而引發世界戰爭，在世界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國家就成為新的霸權國，國際政治再度出現穩定局面。<sup>6</sup>霸權國的存在為系統的穩定提供了必要條件，要言之，霸權國國力與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聯繫在一起，兩者相互依存。一方面，霸權國向國際社會提供政治安全與經濟秩序穩定的公共財，另一方面國際安全與秩序則需要霸權國的實力加以維持。

霸權理論在霸權國國力和系統穩定之間建立了正向的因果關係，但是這兩者之間並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霸權國有意識地使用其力量維持系統穩定的結果。霸權國為什麼要有意識地維持系統穩定？很明顯的霸權國並非出自無私或維持威望，而是基於霸權國的國家利益考量。在任何一個社

<sup>4</sup> *Ibid.*

<sup>5</sup>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42–160.

<sup>6</sup>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Summer 1978), pp. 214–238.

會或國際系統中，結構一定對成員產生不同程度的制約作用，而相對權力愈大的國家受到結構的影響就愈小，更有進者，權力愈大的國家還可在系統內按照自己意願訂定規則，創造有利於本身的外在環境。事實上任何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制度與規範，往往是系統內超強國家意志的反映，因此霸權國的國家利益在此種穩定的系統中自然受到最大的保障。例如霸權國所維繫的國際自由貿易體制，由於霸權國具備最先進的科技能力，具有最合乎成本效益的生產優勢，因此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相對地，既然國際體系的穩定與霸權國的利益休戚相關，霸權國也將竭盡所能維繫國際霸權體系的穩定。

## 二、霸權的衰退與維持

霸權國的根本利益在於維繫霸權國的權力地位與系統穩定，所謂系統的穩定，一般將其視為現狀的維持。根據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標準，系統現狀是指不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即國際系統中的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威望等級（hierarchy of prestige）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均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sup>7</sup>事實上，國際政治中只有大國才具有此種能力根本改變這三方面的現狀，因此霸權國要維持的現狀並不是系統所有成員的現狀，而是霸權國與挑戰國或潛在威脅國家的權力關係現狀。從歷史上的發展顯示霸權國不可能長存，因此研究霸權穩定論也必須同時注意以下相關的重要現象。(1) 霸權進程呈週期性發展；(2) 霸權週期由系統中主要國家的興衰為基本標記；(3) 霸權週期發展的動力是系統主要國家的權力競爭；(4) 霸權國必須在幾個關鍵領域具有絕對的優勢，包括經濟效益，可投射至全球範圍的軍事干預能力，以及軍事與經濟的綜合實力。<sup>8</sup>對霸權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主要挑戰國，但是其他潛在挑戰國的威脅也是經常存在的。霸權國的衰退主要是因為國際承諾太多、軍事費用過於龐大阻礙經濟發展、因而形成霸權戰線過長的現象，最終導致霸權瓦解。<sup>9</sup>

但是國際系統內大國權力分配也經常出現動態的變化，例如冷戰後國際政治權力就起了重大的改變，若系統內大國對現存的體制不滿，就可能

<sup>7</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7-44.

<sup>8</sup> 引自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15。

<sup>9</sup> 同前註，頁122。

向霸權國及其霸權地位挑戰。因此霸權理論本質上屬於週期理論（cycle theory），而不是進化理論（evolutionary theory）的範疇。霸權國無論在強盛時期或衰退時期，都會力圖延緩霸權週期的進程，其主要方式有兩種。第一、調整霸權國內部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增強霸權國自身的力量。除了傳統的權力資源外，更要維持尖端科技的領先。第二、在不損害其霸權國國際地位的條件下，減少國際承諾，降低維持國際系統穩定的成本，最常見的方式就是要求忠實盟邦分擔維持地區與國際秩序的責任，同時以堅強軍事實力有效遏制第二強權的挑戰。

### 叁、冷戰後中共與美國權力的評估

權力分配是決定國際政治結構的主要因素，冷戰時期，美蘇兩強的長期對抗，使國際政治基本上形成兩極對峙的格局。由於美國長期對蘇聯展開圍堵，加上蘇聯霸權的過度軍事擴張阻礙經濟發展，以及過多的國際承諾，導致霸權的衰退與瓦解。

蘇聯瓦解、冷戰結束，並未改變美國霸權體系的整體架構，改變的是體系內的第二層權力結構。在權力分配、威望等級和國際建制方面，美國都享有與冷戰時期相當的控制能力。霸權體系內第二大強權已不存在，而權力的重組出現了俄羅斯、中共、日本與歐盟四大力量中心，但是其中沒有一個中心具備冷戰時期的蘇聯能力，在政治、軍事與經濟領域對美國形成立即與重大的挑戰與威脅。西方與中共的評估大都認為此四大中心雖可構成國際政治的一極，但是只能在不同領域佔有優勢，並未具有超強的地位。<sup>10</sup> 因此在結構層面而言，由於冷戰後缺乏第二超強的挑戰，美國的力量比冷戰時期相對提升。

在軍事領域，美國之地位可說獨霸全球，它以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出唯一可以在全球有效用兵的軍力。美國不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也發展出堅強的軍力能以兩棲作戰掌控海岸，並將其勢力延伸至內陸發揮政治影響力，美軍的部署也遠至歐亞大陸的東端及西端，並且控制了波斯灣。<sup>11</sup> 中共雖然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軍事數量，但是西方與中共本身評估

<sup>10</sup> 參見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p. 174; 杜攻主編，*轉換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頁7；沈驥如，*中國不當「不先生」*（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75-77。

<sup>11</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23.

都認為由於中共受到預算短缺、裝備與補給落後、指揮、控制與溝通系統不良、人員素質與訓練不佳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中共目前只能算是第二級軍事大國，無法挑戰與威脅美國的軍事霸權。<sup>12</sup> 至於將來的發展，依據美國藍德公司（RAND）的研究報告，中共軍事力量雖然在公元二〇一五年前無法與美國在全球基礎上競爭，但是由於中共擁有射程可達美國本土的洲際飛彈、龐大數量的軍隊以及持續進行的國防現代化，可能在公元二〇一五年時成為美國無法忽視的多面向區域競爭者（multi-dimensional regional competitor）的角色。<sup>13</sup> 綜合而言，美國的中共軍事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評估較為客觀，他認為一廂情願的期待一個善意的中共，或是誇大中共的威脅，都是扭曲事實和不利穩定的。言過其實的高估中共軍事現代化的成果，渲染中國威脅，是不正確且不負責任的。中共軍力不論是現在或可遇見的未來，都沒有能力直接挑戰美國國家安全。但是解放軍的現代化和發展仍須關注。中共軍事的現代化，會潛在威脅美國在亞洲的國家利益，以及中共鄰國的利益，其中包括維持台灣的安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行自由，以及美國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盟邦及夥伴的安全。<sup>14</sup> 此外，中共軍隊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影響力不能以西方理性思維加以評估，對美國在亞太地區霸權地位造成的挑戰，絕對不容忽視。

在經濟力量方面，美國的經濟活力為其全球霸權的地位提供堅實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告結束時，美國經濟力獨霸天下，其國民生產毛額約佔全球的50%以上，這當然是因為西歐、日本與亞洲各國尚未自戰爭的破壞中回復的結果，但是在冷戰結束時，美國佔世界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也穩定在25%~30%之間。以一九九九年為例，美國國民總產值為92,485億美元，約為大陸的9.3倍，其中知識產業產值約佔36%。從一九九八年起，美國經濟已領先其他發達國家完成了經濟轉型，率先進入了知

<sup>12</sup> 參見丁樹範，「中國大陸的國防工業與中共威脅論」，*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3期（民89年3月），頁1-17；黃碩風，「中國有能力威脅美國嗎？美國有本事遏制中國嗎？」，*中國評論*，第1期（1998年1月），頁27-30；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47-58；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29-32;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MR-1082-AF, 1999), pp. 47-48.

<sup>13</sup>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pp. 47-59.

<sup>14</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Real or Paper Ti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2 (Spring 1996), p. 20.

識經濟的新時代，成為知識經濟的先驅與最大的受益者。

對於中共經濟發展的評估則存在較多的爭議。持正面看法者認為中共自一九八〇年至今，年平均經濟成長率 9.4%，目前已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加上中共追求經濟大國的企圖心旺盛，因此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可說指日可待。美國蘭德公司甚至預測如果以每年 4.9% 穩定成長情形下，到公元二〇一五年按購買力評價法計算，中共的國民生產毛額將超過美國，達到 11 兆 3 千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sup>15</sup> 一九九五年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在中國大陸不出現社會動亂、國家分裂以及重大經濟決策失誤情形下，下世紀初期的 10~20 年間中共國民生產總額將超過美國應當是可預期的發展結果。<sup>16</sup>

但是也有學者提出較為保守的看法，認為多數人對中共的市場潛力充滿憧憬，中共充其量只是一個中型的大國。<sup>17</sup> 以一九九七年為例，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佔全球比例只有 3.5%，較美國之 25.6% 與日本之 11.2% 都相去甚遠，甚至在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之國內生產毛額僅有 9,609 億美元，比人口不到 6,000 萬的義大利之 11,658 億美元也低了將近 20%，而人均所得只有 770 美元，甚至低於菲律賓的 908 美元。最近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發展指數」（按人口平均壽命、收入和教育程度編列）中國大陸在世界 174 個國家中排名第 106 位，<sup>18</sup> 地位更差。

上述兩種論點的差距在於分析的重點不同，正面論者以中共的動機、作為及所具備的條件加以分析，而反面論者則以存在的事實及狀況著眼。兩者差異在長期與短期、潛力與現實之分。總體而言，大陸人口多、市場大，無論是基礎建設、基本研究人才及成就都不是一般開發中國家所能比擬，所以大陸的經濟只要具有中等程度，而且維持社會相對的穩定，就會對世界經濟發揮重大的影響力。

美國以領先世界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為基礎，轉化為對全球與區域各項

15 參考 Charles Wolf, Jr. and others, *Long-Term Economic and Military Trends 1994-2015: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p. 8.

16 一九九七年世界銀行發表的「2020 年的中國」報告，引自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8-10。

17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pp. 24-29.

18 引自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1999 年第 1 期，頁 66。

議題的影響力，加上美國通俗文化的滲透力，美國的制度與價值，成為大多數國家追求的目標，使美國成為真正的世界霸權。若單純以權力分配作為指標，中共的權力與美國仍然相去甚遠，同時由於中國大陸政治制度與人權記錄不佳，也使中共的影響力相對降低，只有在區域安全問題上，例如朝鮮半島與台海兩岸，中共才能發揮重大的影響力。但是中共的反霸並非尋求與美國的直接對抗，而是在國際上發展大國外交關係，以制衡美國的霸權行為。因此，冷戰後大國的交往模式與權力運作，就成為霸權維護與反霸的主要重點。

## 肆、霸權護持與反霸

### 一、美國霸權的護持

美國不僅擁有領先世界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同時也有維持此種霸權的決心，一九九九年美國總統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保持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作為二十一世紀安全戰略的基礎。<sup>19</sup> 美國同時深信美國霸權的存在與世界的穩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這方面的論斷可說最為直接與明確：「世界若失去美國作為盟主，將有更多的暴亂與失序，更少民主與發展。因此，美國維持國際盟主地位，攸關美國人民的福祉與安全，也攸關全世界的自由、民主、開放經濟及國際秩序之未來前途。」<sup>20</sup>

冷戰結束後，雖然霸權國之下沒有系統第二強國，但是上述系統內大國的出現，對於許多問題領域（issue area）也具有參與的能力，美國霸權國地位面臨的挑戰會更多樣化，昔日的盟友可能成為競爭的對手。<sup>21</sup> 為了維護霸權的運作，美國採取霸權維護理論的三項政策。第一、調整自身的結構，增強吸引力與保持尖端科技的領先地位。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奈伊

19 William J. Clinton,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999), p. 3.

20 Samuel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ring 1993), p. 83.

21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p. 191-192.



(Joseph Nye, Jr.) 特別強調美國應重視加強軟國力 (soft power)，以鞏固美國的霸權。所謂軟國力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手段達到目的的能力，即「羅致行為能力」(co-optive behavioral power)。<sup>22</sup> 一般而言，軟國力依賴柔性訴求，使其他國家同意遵守擁有巨大軟國力國家主導的國際建制與體系。奈伊認為只要美國充分理解到本身具有的有形與無形資源，妥善加以運用並擴大其影響，如加強與盟邦關係，甚至將美國理念擴展到非盟邦，都有助於無形資源的累積。奈伊特別強調，由於美國具有資訊科技的絕對優勢 (information edge)，因此勢必在二十一世紀中仍然居於領導的地位。<sup>23</sup> 布理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也認為美國在軍事、經濟、技術與文化四個方面，都具備高度的優勢。<sup>24</sup>

第二、調整對外政策，強化與盟邦的安全關係，並且進行更多的協商與合作，減輕國際防衛的負擔，防止霸權的衰退。為了因應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新形勢，美國逐步調整其國防安全政策。在最近一次的國防評估報告中，<sup>25</sup> 美國提出了塑造 (shape)、反應 (response) 與 (prepare) 的國防戰略。所謂「塑造」就是通過海外駐軍、強化盟邦關係與防止大量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式，建構有利於美國的國際環境；「反應」即美國應當具備足以應付任何危機的軍事能力，以確保美國利益，並且顯示美國繼續成為世界領袖的決心；「準備」就是立即進行尖端科技研發與軍事事務革命的任務，確保美國軍事優勢，以隨時準備應付不確定未來的挑戰。

在此新國防戰略的主導下，美國與日本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公佈美日安保防衛新指針，將美日防衛合作範圍由「日本本土」擴大為「日本周邊地區」。<sup>26</sup> 雖然美日雙方都強調「周邊地區」不是特定的地理範圍，而是功能性的針對亞太地區之不穩定情勢的介入，但是中共認為顯然這些地區包括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以至於南沙群島，對中共的國家安全，特別是國家

<sup>22</sup>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p. 31-33, 188.

<sup>23</sup> Joseph S. Nye, Jr., & William A. Owen,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pp. 20-36; Nye, *Bound to Lead*, p. 34.

<sup>24</sup>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p. 10-29.

<sup>25</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1997*, < <http://www.defenselink.mil:80/pubs/qdr/msg.html> >.

<sup>26</sup> 有關美日安保條約的發展過程，參見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二卷，第二期（2000年4月），頁1-30。

的和平統一的實現，海洋權益的維護以及長期的防衛政策構成潛在的威脅。<sup>27</sup>

美國與盟邦防衛合作範圍擴大的戰略，也表現在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上，一九九八年底，美國與北約盟邦提出「北約新戰略概念」，將北約行動範圍擴大到成員國以外地區，並且加強對付大量殺傷性武器與恐怖主義的能力。<sup>28</sup> 因此美國與北約盟邦在未經聯合國授權情況下，主動處理北約簽約國以外地區的問題，對南斯拉夫聯盟展開攻擊，甚至轟炸中共柱南聯盟大使館，開啓了冷戰結束後，美國與盟邦處理危機方式的先例。

第三、對可能挑戰國實施交往的政策。冷戰結束，蘇聯瓦解，中共國力逐漸上升，雖然不至造成對美國直接威脅，但是由於其政治制度與價值觀與美國有重大差異，加上中共對美政策仍存在鬥爭性，因此美國仍將中共視為潛在的挑戰國家。在如何對待此潛在挑戰國的問題上，雖然有人強調中共的威脅，而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的圍堵政策，但是美國政府更強調對中共採取「全面交往」的重要性，<sup>29</sup> 試圖將中共融入西方體系的運作機制，增加中共行為的透明化即可預測性，以「預防外交」的方式防範危機的發生。前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就提出此種政策的基本理念，<sup>30</sup> 它的基本假設可以西方政治發展理論加以說明：促進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形成多數中產階級，爭求政治參與、要求法治以保障其既得利益，最終形成政治民主化，這是一種線性發展的模式，「全面交往」則是政治發展理論在國際上的運用。嚴格而言「全面交往」只是一種概念，而不是一套完整的政策設計，它只預見中共朝向美國希望的方向發展，但是如果中共並未依此線性發展時，美國則無一套完整的對策。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雖然公開宣佈多項對中共的制裁措施，但是在事件後不久即祕密派遣副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d Scowcroft）前往北京訪問，使雙方交往仍能持續進行。雖然美國此舉被批評為對中共過分寬容，但是美國仍然堅持只有以更多的交往

27 參見劉江永，「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何以令人憂慮」，*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7年第11期，頁7-12；楊志恆，前引文，頁27。

28 < [http://www.defenselink.mil:80/news/Sep1998/n09081998\\_9809083.html](http://www.defenselink.mil:80/news/Sep1998/n09081998_9809083.html) >.

29 有關美國對中共政策選擇的討論，可參考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pp. 63-88.

30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3 (October 1967), p. 121.

才能治療交往產生的弊病，更重要的是達到改變中共的目的，充分顯示出美國對自我制度與價值的信心。

在美國國會通過給予中共永久貿易關係之後，美國認為中共同意加入世貿組織就表示中共願意在國際體制下運作，美國的目標是持續努力引導中共加入國際建制，例如中共已加入禁止核子繁衍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生化武器公約（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並且加強管制這些方面武器的出口。美國正敦促中共加入限制飛彈科技轉移公約，並且批准其已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使中共更能接受國際建制的規範。

## 二、中共的反霸：既聯合又鬥爭

反霸一向是中共外交政策的規範性原則，依據中共的說法，它不是針對霸權國家，而是反對霸權的行為。所謂霸權主義是指「某些國家憑藉軍事、經濟實力的優勢在國際關係中推行強權政治，踐踏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甚至使用武力侵佔別國領土，力圖控制、支配其他國家、地區以稱霸世界的思想、政策與行為。」<sup>31</sup> 因此中共的反霸並非以推翻現存霸權為目標，而是反對霸權國行使的霸權主義行為，此種性質的反霸具有兩種特色。首先，中共已經對世界大戰可以延緩做出定調，<sup>32</sup> 因此世界不會發生因為爭奪霸權的全球性戰爭。其次，中共的反霸，宣揚道義的成份居多，<sup>33</sup> 實質力量的反霸則甚為缺乏，只有以提升本身的綜合國力，聯合其他大國，促成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增加大國之間的協調機制，減少美國霸權主義行為。因此中共接受美國國力獨霸世界的事實，並無意願直接對美國挑戰，甚至在經濟領域仍須美國的協助與合作。但是在安全、台灣與人權問題等方面，中共對美國霸權主義的行為，則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如

<sup>31</sup> 劉金質、梁守德等編，*國際政治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3。本辭典將霸權主義置於國際政治基本問題之第二項加以說明，足見其重要意義。

<sup>32</sup> 鄧小平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首先提出可以延緩世界大戰爆發的看法，其主要的目的是要爭取國際和平環境，以利於中共的經濟發展，見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3），頁74。

<sup>33</sup> 台灣與大陸的學者都有類似的看法，參見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民83），頁68-74；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載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305。

此形成了中共對美國及其霸權行為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在鬥爭層次上，中共在國內以提升綜合國力為基礎，特別是加速國防現代化的進程；在國際上則以發展與其他大國關係為主。

檢視中共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中共與其他大國的矛盾比美國所面臨的矛盾更多。中共與日本在亞洲地區存在著爭奪主導權的主要矛盾，在全球層次也與美國存在著霸權護持與反霸的主要矛盾。<sup>34</sup> 中共只有與俄羅斯戰略關係的加強，最為令人矚目。雖然此種關係的加強，並不同於反對美國霸權的領導，但是也擴大了中共推動世界多極化的努力。

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解體後，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在原有的正常化基礎上持續發展，兩國在一九九六年建立了「平等互信、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於一九九七年四月發表「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sup>35</sup> 今年七月俄羅斯新任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上任後首次訪問北京也發表聯合聲明，「共同維護聯合國及安理會的權威和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sup>36</sup> 雙方對於國際格局朝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具有高度的共識；在政治與安全領域，中共與俄羅斯也面臨相同的國際環境因素的挑戰，俄國面臨北約東擴與西方對車臣的態度，而中共則面臨美日安保與台灣問題的挑戰，因此雙方在政治安全方面態度一致，以確保國際與國防的安全。

但是在整體關係上，美國在中共與俄羅斯兩國中的地位，都比中共與俄羅斯之間關係來得重要；除此之外，中共與俄羅斯兩國關係的發展，也顯示出中共推動國際多極化的努力，成就仍將有限。首先，中共與俄羅斯在反對霸權、建立多極世界的理論上雖然具有共識，但是在如何發揮大國作用方面，兩國在國際上卻有不同的定位。俄羅斯新總統普丁上台之後，

34 冷戰結束後，有關世界主要力量之間的矛盾，請參閱閻學通，「歷史的繼續：冷戰後的主要國際矛盾」，*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0年第6期，頁1-12。

35 有關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在此期間的發展，參見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359-365；畢英賢，「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2期（民85年12月），頁19-28；張雅君，「中共與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阻力與動力」，*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3期（民89年3月），頁1-26。

36 *中國時報*，民國89年7月19日，版11。

仍然以振興俄羅斯經濟為首要任務，國際上則以重建俄羅斯的強國地位為主，將對外政策的重點，置於改善與美國及西方的國家關係。而中共則始終自認為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兩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態度有很大的差距，對兩國欲以開發中國家為主，建構國際政治格局的企圖，產生重大的限制。其次，中共與俄羅斯各自與美國都存在不可或缺的合作關係，因此中共與俄羅斯在面臨與美國矛盾時，兩國都受到本國與美國合作關係的約束，從而使得彼此支持的程度受到限制。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美國對「中」、俄兩國更為重要，俄國仍須美國大量的經濟援助，「中」、美貿易關係遠遠超過「中」、俄的數額。「中」、俄貿易在一九九九年為 57 億 2000 萬美元，只相當於中共與美國貿易額的十分之一，今年上半年為 35 億 6000 萬美元，雖然比去年同期成長 32%，但是與預定到公元二千年達到 200 億美元的貿易目標仍然相距甚遠。此外，在文化與社會交流方面，中共與美國關係更遠較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密切，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佔美國的外國學生第一位，美國文化的影響力，正如一九五〇年代中共一邊倒向蘇聯時一般，在中國大陸處處可見。而俄羅斯對中共的支持程度也令人懷疑，即使在一九五〇年代雙方仍存在軍事同盟關係時，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也非常有限。<sup>37</sup> 因此在下層組織影響上層結構的理論下，中共與俄羅斯之間又受到經濟因素的制約，不可能成為堅實的盟邦對抗美國。

## 伍、結 論

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力世界獨霸乃是不爭的事實，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霸權除了以既有的軍事、經濟權力為基礎外，並且更強調奈伊的「軟國力」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整體而言，美國的霸權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具體反映，它具有「多元性、滲透性與靈活性」<sup>38</sup> 的特點，以柔性訴求推展美國的價值與制度，這將是下一世紀美國霸權維持的基本要素。在國際上，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是以擴大與盟邦的協防範圍及合作為主，可以說是要

37 蘇聯在一九五〇年代對中共的經濟與技術援助並不比蘇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優惠，而 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戰」，蘇聯對中共的支持更是口惠而實不至，參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 30-32；115。

38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194.

塑造美國全球霸權的主導下的區域均勢穩定格局，<sup>39</sup> 整體而言，霸權穩定論仍有存在的價值。

中共的反霸具有濃厚的宣揚道義的色彩，同時中共也並不追求與世界霸權決戰的政策，因此在沒有鬥爭實力的情形下，反霸只有靠言辭的鬥爭以及聯合其他強權共同反霸了，如此形成了美國主攻，中共抗守的基本態勢。在美國處於絕對優勢的情況未有根本改變之前，中共的對外戰略，在今後二三十年內，應當擴大與美國的聯合面，減少鬥爭面，而在區域的均勢局面下，爭取更多的影響國際規範的空間。

\* \* \*

<sup>39</sup> 此點結論得自於復旦大學倪世雄教授的觀點，參見倪世雄、王義桅，「霸權均勢：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美國研究*（北京），2000年第1期，頁7-23。